

# 红色少年往事

■卜谷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红军如漫天星斗,璀璨闪烁在赣南历史的天空,照耀整个中国。

而今,我沿着赣南曲折的山道,沿着历史溯源而上。我走近一群百岁老人,盘桓在他们山高水低的岁月,走入那个辉煌史册的时代。随着采访延伸,我的采访名录也在不断延长,其中每一个名字都在记忆的隧道里如星星点点,闪烁光亮。

采访中,记忆被激活,显现那动人心魄的故事;场景被点亮,闪烁着曾经亮丽耀眼的青春;心灵在共鸣,两代人的血脉相通交融。

个有(没有)路条的人。那人说去走亲戚,要我通融一下先放他过去,走亲戚回来时再补路条,我不肯;那人又说不让去走亲戚就算了,他干脆回家,我也不让他走。送到乡里一审,真是个白军探子。

领导由此对我另眼相看,派我去县城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进城,十分惊奇有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多的人。会场是一个大祠堂,领导在台上先讲形势,再布置下一阶段工作;要主抓戒烟戒赌、剪长发。

回到村里,我就当上儿童团团长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敢得罪人。我带领儿童团员们到处禁烟、禁赌、剪长发。禁烟这项工作最难,要查准“情报”,钻空子上门进入追查。我们一连缴了12个人的烟枪、鸦片烟,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荆棘丛生,藤蔓遮拦,连路都没有的大深山,走出了个英勇善战的将军。

那年盛夏,经长途跋涉、攀援,我气喘吁吁登上油寮脑山顶,到达一个世纪前钟炳昌将军生活的屋前。这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地方。屋背是并排四座状似利齿般直插云霄的山峰。正面是一座阔大屏幕般的山屏,因其状似军营幕帐,本地人唤“帐幕山”;因其颜色略带金黄,又唤作“猪膏山”。干打垒的土屋旁,一股清澈的泉水潺潺而流,汇入山下的樟木河。

钟炳昌(曾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看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兴国县樟木山乡塘埠村人):  
在赣南山区的兴国县,我们樟木山乡塘埠村是最偏远的山区乡村。人烟稀少,每个山坡只居住了二三户人家,如果有五六户人家就算是大坡了。就那么偏僻的山区,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我13岁,参加了儿童团。白天轮流站岗、放哨、送信。晚上,则邀上小伙伴一块挑着灯笼,手持红缨枪,一座山坡、一座山坡去查夜。夜深人静,会害怕时就高声唱歌。儿童团歌唱了许多儿歌。

萤火虫,打灯笼,  
飞到西,飞到东,  
照我红军去放哨,  
叔叔半夜都出动,  
红军叔叔一声吼,

依然花落成诗,花开成景  
依然云掠雁鸣,山风披襟  
突然有一种冲动攥紧拳头,呐喊  
突然有一个渴望饱蘸浓墨,放吟  
花开花落知多少?无人知晓  
昨夜星辰昨夜风,一念难平  
此刻,那些冲击厮杀声随风而临  
此刻,心灵撼动着那些无名之名

飞翔的鹰,羽舞轻轻  
奔驰的马,蹄如踏云

## 这片土地

这是一片不属于旅游打卡的土地  
岩石用陡峭描述着另一种美丽  
当那些年轻的身影像种子一样随风播撒  
光荣与梦想就成为了始于足下的履历

这是一片土壤泛出红色的土地  
平凡的小草无言记录士兵的诗意  
标尺与准星构成最准确的方位  
风里仍呼啸着冲锋队伍的锐气

这是一片不需要喧哗的土地  
曾经的血与火诠释着和平的意义  
战争注定是军人必须面对的命题  
策马边关,青春山河从来都是一望无际

一旦相识便永久相思  
一旦灿烂就凝存记忆

## 军人的月

■强勇

没有一种喧哗能打破这里的宁静  
没有一个词句能决堤掀掀涌感情  
我知道那轻摇旷野的野草,叫蒲公英  
我知道有一个无言的符号,叫士兵

白军还在做美梦。

夏夜,那是十分美丽的景象,一串串灯笼像一条游龙蜿蜒在山道上,游动着与星空融为一体。晚饭后,各山坡人家,坐在西坪上望着这条游龙转来转去,十分有趣。小孩都愿意参加到这游龙中来。客家人好客,夫人都热情接待,有的人家还端出擂茶、茶水给我们止渴。在扯闲聊天中述说,这一天村里有无异常情况,有无陌生人往来。临行,站起来叮嘱叮囑,待客般送我们一程。

时间长了,家家户户都知道要关注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

有一次,就在距我家五里多远的后山坡,我们一群半大孩子,还真的捉到了一个白军的密探,押送去了乡苏维埃……这下,那些讥笑我们站岗、放哨、夜巡就是过家家、做游戏的大人,再也不敢瞧不起儿童团了。

偏远山脊沿线,就这样编织了一道道密密匝匝的红色警戒线。

## 三

她骨子里的乐观和幽默感,在交谈中一丝丝往外渗透。

遥想当年,她没有离开这座大山时的生活,仿佛是一幅初春的油画:一名山村少女,赤足,日日奔走在油菜花盛开的山崖,和那片映山红盛开的山崖间送信。记忆中,不知随风洋溢着多少青春活力,又不知吞咽下多少艰辛苦涩。

廖月英(曾任红军游击队交通员,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上村组人):

当时的穷人蛮苦,生活有(没有)一点指望,人活得有一点劲。大人们见面除了叹气、摇头,连话都有得说。

突然,红军就来了。村里变了个天,大家都变了个人。大家说的话多起来,笑容多起来了,多了几条活路。最大的变化就是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拿锄头把的手拿起了梭镖。锄头把子和梭镖把子差不多,枪杆子就不一样。

我爷爷是红军赤卫队员,拿根梭镖在外面整天整天不回家。外公参加了红军,偶尔回来见过一两次面,也没有喜欢我的表示。那时的乡村人,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外公后来在长征中牺牲了。

当时的人都积极当红军,爷爷、外公都当红军,哥哥也当红军,我没有哪

那弯弯的半月总是闪着想家的泪光  
白天唱起“军营男子汉”就气宇轩昂  
晚上望着明月就忍不住思念我爹我娘  
哦,知心的月亮  
你看我训练,陪我站岗  
伴我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时光

当了班长  
我把月亮叫行囊  
装着我的心事  
也揣着我的理想  
求进步——入党  
大比武——夺奖  
考军校——上榜  
夜间奔袭我们疾步前行  
月亮一步不落紧紧跟上  
抗震抢险我们拼命救援  
月亮一样急着追光照亮  
哦,月亮既是我贴身的伙伴  
又似我富能的电场  
伴随我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有了恋人  
我把月亮叫姑娘  
人分两地天各一方  
虽有离别情、相思苦  
但每到月圆之时我们都会不约而同、深情仰望  
你的那半叫嫦娥奔月、烘云托月  
我的这半叫边关冷月、彩云追月  
军人的爱情就是这么浪漫  
不在朝朝暮暮,只为地久天长

打仗时,我把月亮叫花房  
壮士威风凯旋  
连明月都会含笑怒放  
那漫天的星星分明就是一片一片敏捷的花瓣  
月光洒到哪里  
哪里就弥漫着欢庆胜利的芳香

哦,月亮啊月亮

里去,就跟着哥哥当红军。

哥哥开初是地方红军,地方红军后来升格为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在地方上打仗,主力红军是到处奔跑打仗。哥哥走了,死活都有一点音信。

1932年,我才12岁。刚开始参加红军时,我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专门负责给大山那边的红军和蔡江游击队送信。放哨也去放过,去了几天我就不肯去,怕有路条的人会打我。我只报下子信(送信),还译到了奖。

每次我都能够完成任务,领导夸我:“这个女仔,不会调皮。”

报信耽搁人工,苏维埃给过钱,我不要。又有做什么事,就是走一下子路,怎么可以收钱哩?不过,路也蛮难走。山大,阴气太重,有的地方白天就像晚上,黑黑的树林不透一点光线。拿着路条,走到山脊见里,会怕,有野兽、有蛇。我碰到过野猪、野鸡、野兔、黄鼠狼、狐狸子,有碰到过豺狼,如果碰到豺狼会被撕掉。拄着棍子也会怕,东戳一下,西戳一下,棍子又不是枪,远处戳不到。

那天,听到一点响动,我一戳,戳到一条窑碗粗的大蟒蛇,吓得我发抖,赶紧跑。路上不小心跌一跤,把手掌骨跌断。村里有医生,有一个懂点草药的人来帮助接骨。他不收钱的,有接好也不能怪人家。后来经常会痛,一下雨手骨就会痛,阴阴的、酸酸的疼,从骨缝里抽出来的痛。几十年了,不能用一点力气做事。

碰到野兽可以躲,碰到人躲不开。形势紧张起来,自己人也会上前盘问,要拿路条出来。敌人除了会盘问,偶尔还会搜查。报信的路上,我还会捉只篮子,在树林里的小径东张西望,顺便摘几只野果,捡几只蘑菇回来。野果、蘑菇不是每个季节都有,有野果、蘑菇的时候我就提一只粪桶,在路上捡粪。有一次,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我还把信藏在牛粪下。

上级叫我一个人报信,主要是看中我人小又是个妹崽仔,一般不引人注目。

……

在采访中,我的笔触、镜头,屡屡掠过赣南大山的光影。我常想,自古以来,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英雄都是在坎坷、苦难、磨砺中铸就。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在弥漫的硝烟中,那些青少年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历练和考验。岁月流逝,他们口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点滴记忆,其实早已蕴藏着追寻光明和信仰的人生理想。

古人吟诵你自有古人的情趣  
战士赞美你更有军人的衷肠  
你既是我形影不离的战友  
也是我千里传书的红娘  
既是我赤胆忠诚的心脏  
更是我百倍警惕的目光  
佩戴在胸前,你就是夺目的勋章  
流淌在笔下,你就是成边的诗行  
弯曲成号角,你就能吹奏雄浑的交响  
编织成花环,你就能装点英雄的荣光  
你辉映我出征时的金戈铁马、剑拔弩张  
你寄托我缅怀时的无尽思念、热泪盈眶  
你目送我黎明时迎接旭日喷薄、霞光万丈

哦,月亮  
你与军旅有天然的情愫  
你与军人有共同的担当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军人的月最美,军人的月最亮  
军人的月最亲切似水,军人的月最铁血  
阳刚  
军人的月中,有千军万马,万千气象  
军人的月中,有家国情怀,山高水长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642期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这几天,北京又降温了。我添加毛衣毛裤时,心里就盘算快要下雪了。期许着某天早上醒来,推开窗子,一场久违的、痛快的雪花洋洋洒洒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雪是冬的意象,雪是冬的灵魂。我爱雪,并且坚定地以为,飘雪是冬天不可替代的一种美,雪让冬天在寒冷中别有一番神韵。

故乡在皖北平原的一个村子。记忆里,那时的农户住的都是土坯房,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有着铁一样寒冷的硬被子,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农家人对雪的渴望。记忆中,故乡的雪很轻柔。下雪的时候,多稀疏于冬日清晨,浓密于黄昏时分。往往是雪还未下,天就阴沉下来,或小雨开道,或北风吹袭,老天反复变脸几次,先是洒下小米粒大小的雪子儿,然后,那一缕缕婉兮飞扬轻雪,才恋恋不舍地从深邃的苍穹悠然飘来。雪花由稀到密直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她粘着人身,或上或下,或快或慢,如羽、如絮、如蝶,用轻歌曼舞的姿态,柔软着冬日的乡村……

雪落在乡村,以博大的胸襟,包裹着裸露的大地。屋顶上、土路上覆盖了洁白的积雪,细细的树枝和窄窄的竹叶裹上了白雪,就连绿色的麦田也被上了银被……一眼望去,漫天皆白,白的树、白的房、白的原野……有的地方积着薄雪,有的地方雪则厚点。这样儿,一层高,一层低,高低起伏,延绵有致。乡村渴望这样的雪天,每每此时,农人们多被风雪裹进屋子里,以雪天为背景,以滴落的檐水为音乐,或劈柴烤火,或围坐唠嗑,窗外,只剩下不知疲倦的雪花还在那里缠绵着……

十八岁那年,我从军来到位于燕山腹地的一座军营。少时读过一首诗里,号称“燕山雪花大如席”。心想,如是这般大雪,情景该何等壮美!北国雪,往往比南方要来得更早一些。多是秋天的影子还未走远,一场又一场的雪,便争先恐后地如约而至。从军当年的冬天,我便迎来了一场鹅毛大雪。我觉得,北国的雪下得很认真,开始时,一片、一片、一片地落,雪大时,雪花便一簇一团地交织在一起,洁白的雪花干净利索地飘落,很像鹅的绒毛飘然而下。下雪的日子里,营区四周的松枝上,都压上了白绒般很厚的雪,随着飞鸟掠过,不时会掉下一两片手掌大的雪块,堆落在地面的雪野里。那一刻,我想起鲁迅在“雪”一文中,称赞北国雪的特性“决不粘连”“奋飞”“旋转”“升腾”,真可谓再生动准确不过啦!

然而,真正让我每到冬天就对雪念念不忘的,还是我当军事记者后,那些与雪有关的特殊经历。比如那场暴风雪。

暴风雪,是一种大量的雪被强风卷着随风运行,伴有强烈的冷空气气流,且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异常天气现象。2001年春节前夕,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遭受特大暴风雪袭击,我随某边防团官兵救灾车队,辗转风雪草原,救助被暴风雪围困的牧民群众。苍茫的草原上,漫天是厚厚的、低低的、昏黄色的黑云。东北风呜呜地嘶吼,风绞着雪,团团片片,纷纷扬扬,一阵紧似一阵,向所能触及的一切宣泄着它疯狂的力量。一时间,混沌了天,混沌了地。救灾车队艰难地在暴风雪中缓缓前行,走一阵,牧民的帐篷和牲畜的蹄印被风雪掩盖了,官兵就下车辨识。汽车挡风玻璃被冰雪糊住,官兵拿出准备好的高浓度白酒,不停地喷在挡风玻璃上。后来,酒喷洒完了,挡风玻璃完全被遮住,驾驶员只好把车窗玻璃摇下来,头伸出窗外驾驶。暴风雪迅猛地灌进车内,我顿感脸部僵僵,用手一摸,竟有冰碴。那一刻,我才知道,

暴风雪里,眼泪是可以结成冰的。大年初二,官兵经过30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找到了被风雪围困的50余户牧民。亲历暴风雪,我和许多官兵一样,鼻尖被冻成清一色的“黑鼻头”,手脚多被冻伤。而我的亲历报道《紧急救援31小时》、《灾区七日行》,也与暴风雪一起,为我的军事记者生涯添上难忘的一笔。



红川剑啸(油画)

陈芳桂作